

鬼天下之三
蝶浪花

熊沐

时代文艺出版社

蝶浪花

熊沐著

馆藏书

I247.58/776



0377327

13

目 录

巴蜀风雨

第一章	夫人再嫁	(3)
第二章	祸起家门	(15)
第三章	打上门来	(27)
第四章	月夜偷袭	(40)
第五章	暗礁潜流	(52)
第六章	重重机关	(64)
第七章	内外交困	(76)
第八章	重振唐门	(88)
第九章	遍赌蜀中	(100)
第十章	“忘忧屋”主	(113)
第十一章	死亦何欢	(124)
第十二章	痛不欲生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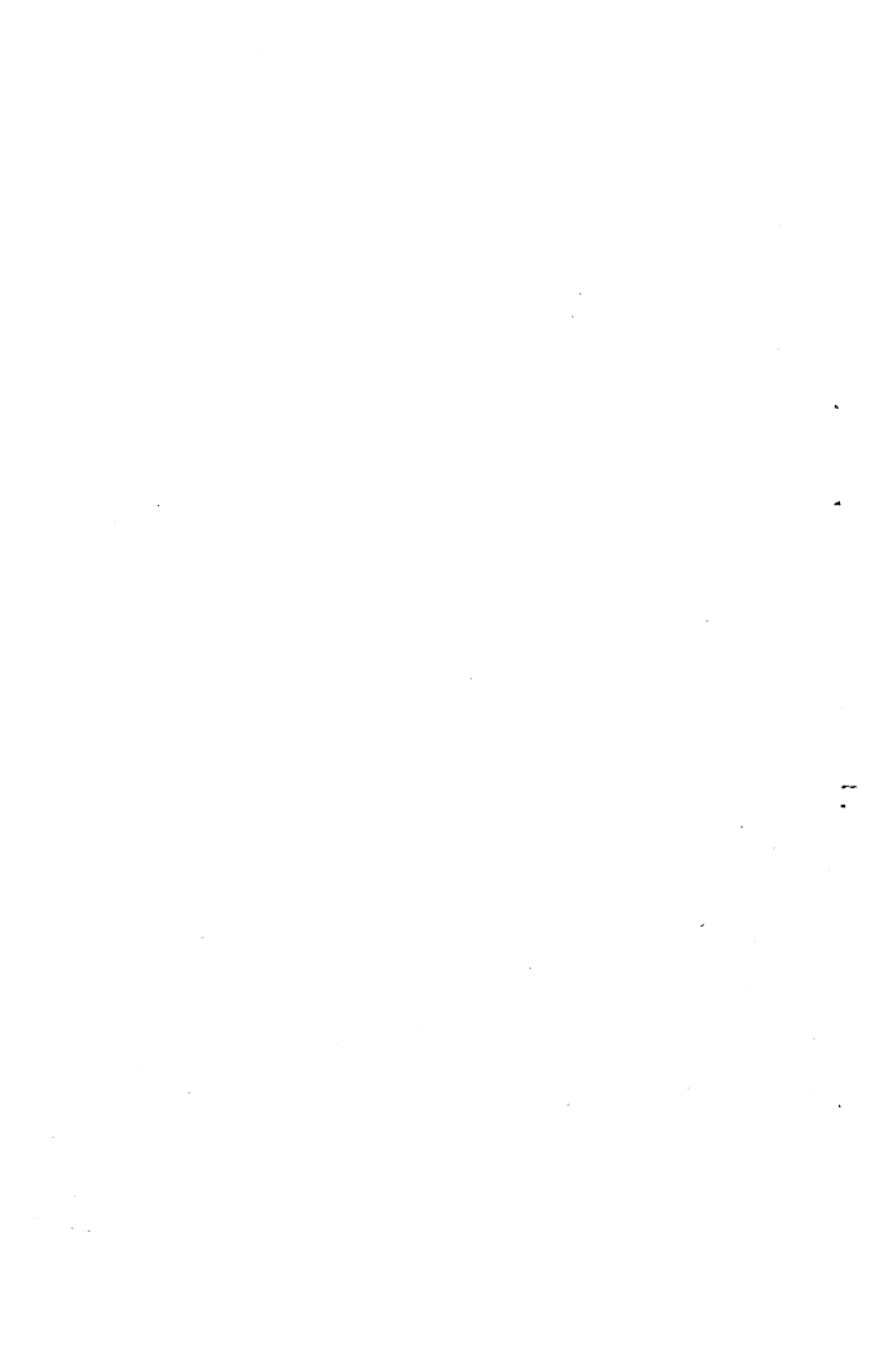
不世枭雄

第一章	古都大会	(151)
第二章	情意匆匆	(163)
第三章	山雨骤袭	(175)
第四章	分崩离析	(187)
第五章	釜底抽薪	(199)
第六章	杀手三铜	(212)
第七章	反反复复	(224)
第八章	生死一线	(236)

魔道大成

第一章	舍肉饲鹰	(251)
第二章	愿与春住	(263)
第三章	春秋滥梦	(276)
第四章	渺渺忠魂	(288)
第五章	六魄皈依	(300)
第六章	难对活佛	(312)
第七章	投怀送抱	(325)
第八章	逻辑争王	(338)

巴
蜀
风
雨



第一章 夫人再嫁

杨洛儿抱着齐骠，在睡梦里微笑。

齐骠轻轻推开她的手，拿下了她的雪白藕臂。他问道：“是卓书公子？”

卓书正坐在床前，欣赏着他夫妻的温情，轻声说道：“我已是隔空点了她的穴，她不会醒的，我想与齐公子单独谈谈。”

齐骠暗哑着声音：“有什么可谈的？”

卓书笑笑，说道：“齐公子，我想告诉你，那个回鹘王一共

有五个摸乳的妃子，杨洛儿便是其中一个。”

齐骁怒道：“胡说！你想做什么，说出来好了。”

卓书说道：“我告诉你，那其中的两个死在我手里，一个叫做悄声儿，一个叫做雪花，还有一个叫做布那儿的，可惜她疯了，最后一个索雅，她与那个布那儿被黑汗王夺去了，黑汗王一定会视她们如宝的，他也不知道，那个索雅也是我的禁裔！”

卓书轻轻窃笑，像是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儿。

齐骁说道：“你胡说，我妻子是玉洁冰清的，我是男人，我知道。”

卓书用一根手指指他，说道：“对啊，她除了乳被人总摸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齐骁怒喝道：“胡说！你滚！”

卓书悠然道：“齐公子，你要此时站起来，就不那么雅观了。看去你就很可笑。”

齐骁恨得直咬牙，卓书说道：“你送了回鹘三万把弯刀，我要送你十具尸体做礼物！”

卓书哈哈一笑，起身走了。

果然，第二天在齐骁的院子里，躺着十具尸体。

人都死得莫名其妙，他们都是齐家的冶铁弟子，好端端的，竟发起疯来，一个个抓起了铁锤铁钎，刺入对方的胸膛，砸碎对方的脑袋，看去竟是惨不忍睹。

齐骁报了官。

左光远听说，知是大案，便来查看，看他们一个个死敌一般刺死、砸死对方，便奇道：“他们是喝醉了怎么的，竟下如此毒手？”一时查也查不明白，齐骝报说，那一夜卓书来访，竟是直说那十个人都是他杀的，左光远无奈道：“你查不出是不是他做的，怎么查问他？”

一时无话，反是齐骝家里人心惶惶。

再隔一日，在齐骝的家里，院中所有的树上，都吊了一些死畜：死羊，死狗，死鸡，死猪。一大早上，家人嗷嗷叫着，扑来报说，院里闹鬼。

齐骝去看，怒火中烧，回来对杨洛儿说道：“是那个卓书干的。”说话间也是无奈。杨洛儿说道：“是我不好，得罪了吐蕃，让你受苦了。”

齐骝昂然道：“我哥哥没得罪谁，也被他们弄得没了，如今不知是死是活。”

杨洛儿握紧齐骝的手，说道：“我爱你，真心愿意与你白头偕老！”

齐骝握一握她的手，说道：“洛儿，我知道。”

齐骝去作坊，归来时，听得丫头说夫人不见了，急得四处去找。在院里院外都找不见，他问道：“夫人是不是去哪里买什么东西去了？”

丫头说不会，如是夫人出去，平时都是有人跟随的。齐骝急着进了屋，在书房看到了洛儿的留字。

洛儿走了，她说她不愿意连累齐骝，她也并非冰清玉洁之

身，不愿意再呆在齐家，卓书不会放过齐家的。如果她走了，或许卓书不再害他。

齐骁冲至院里，叫道：“洛儿，洛儿，你怎么那样糊涂？”

洛儿还有一个理由，没写在信上，她发现齐骁最近的目光有些闪烁，他躲躲闪闪的目光总是盯在洛儿高耸的乳峰上。那眼神是嫉恨，是妒忌，是仇视。那乳曾被一个孩子握过，依卓书说，他妻子早就不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人了，本来男人会淡忘一切的，但总有别的男人来提醒他，他心里总不是滋味儿。洛儿很伤心，她不能怨齐骁，有许多的事儿，她不曾告诉齐骁，她早就与男人在一起过了。就是那个卓书，她也与他上过床。在索雅与卓书相斗时，她替过索雅，做过卓书的女人。她知道那个卓书是一个疯子，他在做事时对女人又打又咬，狠如狼，饿如虎。但这一切能告诉齐骁吗？他爱洛儿，当他搂着洛儿的时候，像似得到了整个世界，你再告诉他，洛儿曾与卓书相近，他会不会疯狂？洛儿决定，她要自己去找卓书，找到卓书，只求他一件事，要他放了齐骁，不要打齐骁的主意。

洛儿说做便做，她走了，带走了她的衣服，那是她的衣服，再带走了齐骁送她的一把小刀，那刀上有齐骁一家三代人的名字，是齐骁的冶铁世家传家宝。

齐骁从院里扑到屋内，再从屋内来到院里，洛儿，洛儿，你在那里？

没了洛儿，齐家显得凄凉、冷落。

洛儿在“青云楼”找到了卓书，此时的卓书像一个放荡公子，躺在一个艳妓的怀里，啜着酒，问她道：“这不是齐夫人吗？你是大家夫人，不能到这种地方来的。”

洛儿说道：“卓书，我有话对你说。”

卓书笑笑，说道：“齐夫人，你不能来这种地方，也不能对我说话，男人女人在你们大宋是授受不亲的，除非是我这样的男人她们这样的女人，我可以任意地捏她们，掐她们。”

他故意掐一掐那个艳妓，那女人夸张极了，叫了一声，还把肥大的身子更依在他怀里。卓书说道：“齐夫人，你有什么话，说好了。”

洛儿起身就走，她感到受了羞辱，气得恨不能去死。但她的泪水不能掉在那些女人面前，让她们去笑齐骛，那可不行。

她走出了“青云楼”，正要向回鹘方向走。忽地眼前站了一个人，他衣着整齐，正是卓书。

他笑道：“齐夫人，不回齐家了，要去回鹘？回鹘被卓书公子给灭了，如今只是一个乱糟糟的地方，你去做什么？”

杨洛儿的眼泪唰地落下来了，她说道：“不用你管！”

卓书说道：“刚才那女人再是撒娇，也只不过是躺在我的怀里，齐夫人可就不只是躺在卓书公子的怀里了。”

杨洛儿恨声道：“卓书，有本事去疆场上一刀一枪地拼杀，你欺负我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卓书大笑，说道：“疆场上我也是一条汉子，我直出罗布泊，大难不死，灭了回鹘，如今再兵出黑汗，天下归一的局

面，不久可得。你说我卓书是不是一个英雄？”

杨洛儿要走，不想听他的。卓书一叹说道：“洛儿，我告诉你，索雅真的做了黑汗王妃，她一心想报仇，想割了我的肉吃。你去她那里好了。”

杨洛儿心里恨恨，但去回鹘，她能做什么？去黑汗，再怎么

做？

她说道：“卓书，一人做事一人担，我做下的三万把刀，与齐骧无关，你放过齐家，好不好？”

卓书说道：“好是好，只是有一样，你与我在一起，我便放过他。我本来要把四大家都迁到扎陵湖的，四大家都不愿意，我便拿一人开刀。我杀了一个人，他们去不去？你说我会杀哪一个？”

洛儿惊叫道：“卓书，你不能那么做！”

卓书冷冷道：“如果你想齐骧活着，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再来陪我，你不是没名堂地也陪过我吗？这一次我让你有一点儿名堂，做我的侍妾，你愿意不愿意？”

洛儿紧咬牙，问道：“你答应不害齐骧？不害齐家？”

卓书笑道：“你是回鹘王的妃子，嫁与我，也不辱没我。我便答应你，你要嫁我，我便放过齐骧。”

洛儿两眼泪水模糊，她知道卓书心狠，一个回鹘国都被他搅得七零八落，此时又把齐家弄得人心惶惶，她不嫁与卓书，齐骧必死无疑。

她轻声说道：“我答应嫁你，你只答应我一件事，再也不加

害齐家任何一个人！”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好啊，我从前有乌苏乌雅，你过来，便替代了她们。我有两个女人，奈不如意耳！你嫁与我，那是最好。我告诉你，我要大大方方地娶你，我在成都府大办一次，娶进了你做我的侍妾，那是最好不过了。”

成都府有大事，齐骁府里的夫人杨洛儿竟是背弃前夫，再嫁吐蕃公子卓书。

细一追究，原来她在回鹘就是一个供回鹘王玩乐的伎人，后来与那个卓书公子就好过，此时嫁与齐公子，原是骗他的，可怜齐公子受骗上当，对她那么好。那一天她逃了，去卓书公子那里，齐公子满院子找她，为她丢魂落魄。如今她嫁了卓书，还敢在成都府大摇大摆地嫁人，岂不是视成都府无人吗？再说，她嫁与齐公子是有媒有证的，一逃了之，再嫁与卓书，岂不是不把成都府看在眼里？

但说是说，眼看着卓书公子就要娶杨洛儿进门了，婚事就办在保四堂的大酒楼。

要说保四堂的大酒楼，原就是成都府的一景，保四堂是四大家办的银铺，专门为天下各处来的商家行方便的，保四堂家大业大，是成都府最大的银号。在保四堂的门前有一家大酒楼，也叫保四堂酒楼。在酒楼上摆一百桌席，请了成都府的所有权贵，最重要的是，在四大家的府门前一大天亮便有几个大汉在等，他们执意等四大家的人去酒楼，方才肯罢休。

到吉时了，保四堂大酒楼上高朋满座，四大家的人也都有人到场。

看看卓书进来了，身着吉服，满面是笑，说道：“在下一向偏爱成都府，今后说不定要在成都府住下了，还望多多关照。”

成都府尹左光远打哈哈：“公子在这里客居，久了还会生厌的，不如吐蕃，那处些城的天蓝水清，地广人稀，那是天下最好的去处了。”

卓书也听得出左光远那话意中的讥讽，却假做听不懂，说道：“多谢夸奖了。”

他回头对着头蒙盖头的杨洛儿说道：“洛儿，你嫁与我，这里多是故交，你行一礼，以示谢意吧。”

杨洛儿就行了一礼，众人看不到她的面目，便不知道她此时神情，究竟是得意多些，还是不安多些。

正在行大礼，忽地有人高声叫道：“等一等！”

卓书像似早就知道有人会叫，回过头来，笑道：“不知道这一位有什么话说？”

这人是齐家的弟子，有人见过他，他是齐骁齐骏的大弟子，冶铁猛汉齐聪，他问道：“卓书公子，不知道你娶的是哪一位小姐？”

众人都知道他是齐家的人，知道此时齐家不肯善罢干休，虽说是齐骁没来，但齐家来了许多人，看那样子，必是想说理来。

卓书却是一个不怕事的，他笑一笑，说道：“人都知道，我

娶的是杨洛儿小姐，她是天下有名的美人，莫非这位齐公子认得她？”

齐聪大叫道：“我认得她？我认得她？你叫她摘下那劳什子来，我看看她是人是鬼？！”

众人哄地一声，看来齐聪执意要闹了。左明看看左光远，左光远摇摇头，说道：“天下之事，莫过于嫁娶，这是大事，你不得干涉！”

左明一听得他不愿意干涉，也只好坐观其变。

卓书仍是在笑：“我娶的妻子是天下少有的美人，怎么会是鬼？我今天喜期，你休要闹事。”

齐聪叫道：“你们听着，那个女人就是从前我家的夫人，她怎么是我家的夫人呢，是公子喜欢她，她才嫁与公子的。前几日她出走了，再没回来过。她与公子有婚约，怎么能再嫁一个男人？”

卓书说道：“她是女人，要嫁与谁，干你何事？从前她是卓书的人，她再嫁与你们齐家，我也无话可说。如今她再嫁我，你齐家也不能干预。”

齐聪叫道：“不行，我要问一问她！”

众人看着那个杨洛儿，她站在那里，披着盖头，究竟是不是杨洛儿？如果她是，怎么不吱声？她的身子在抖，看来她是杨洛儿，不然她何必那么动心？

只听得杨洛儿轻轻咳了一声，众人静下来了，连火气最大的齐聪也静下来，想听她说。

杨洛儿说道：“我从前是卓书公子的人，我嫁与齐公子是不得已……”

话音未落，忽听得有人尖声叫道：“胡说，你是胡说！”

从楼下冲上来一人，他跌跌撞撞，不酒自醉，他指着杨洛儿说道：“你好狠心，你在走的那一天还对我说，你爱我。你说没有？”

众人听来者当场竟把从前的私房话也搬出来对证，便知是齐骁，不由心里叹气，只听得杨洛儿说道：“女人的话是骗人的，你怎么能信？”

众人哄地一声嚷开了，说她好生绝情，她只是轻轻一句话，便把从前的山盟海誓都说得没了，真是骗人，齐骁上了她的当了。

齐骁要站不住了，他心如刀绞，但仍不死心，说道：“你跟我两年，你都是骗我，一切都是骗我吗？你说，你说啊……”

杨洛儿很难说话，她哽咽无语，卓书说道：“齐骁，我答应她，放过你。你还是走吧。”

齐骁仰天而呼：“杨洛儿，你虽不是杨贵妃，我也不是唐明皇，但你答应我的话，天地共鉴，鬼神皆知。你说你没说过吗？”

杨洛儿不语，她摇摇欲倒，卓书以一只手扶住了她，对齐骁说道：“请你出去！”

齐骁大声道：“我不会走，我要洛儿对我说一句话。我没看清她是不是洛儿，我要看她，要她亲自对我说一句话。只要她

说她从未爱过我，我就走！”

人们皆盯住了新人，她是卓书的新人，但还是齐骁的妻子，她此时怎么说话？

卓书厉声道：“齐骁，我要不看在你妻子的面上，我不会放过你！”

齐骁微微哂笑：“卓书，你有本事，你能灭了回鹘，你再灭我齐家看看！”

忽地杨洛儿说话了，她轻声说道：“我对你说，我真的是杨洛儿。”

揭开了盖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清秀秀的杨洛儿，她怎么那么美艳。美艳不可方物，指的就是她这种女人，像荷，像清风，像是嫩柳。

杨洛儿对齐骁说道：“我只是要为回鹘买你的三万把弯刀，我从未爱过你，对你说过的话都是骗你的，你别当真。”

众人哗然，原来是这样，她当面承认，她是骗了齐骁，齐家的二公子好惨，竟受了她的骗。杨洛儿说道：“你是大家公子，你也说过，如果我亲口说过，从未爱过你，你便走，如今请你走好了。”

齐骁大声道：“凡与齐家有旧的人，请离开这里。”

先是齐聪走了，他看着杨洛儿，恨不能骂她一场。齐骁也走了，跟着走了许多与齐家交好的人。

只有左光远没有走，左明也没有走，唐思思、唐定、唐肃、唐清等人围着思思姑娘，一个也没走。钱匡的妻子也没走。另